

金仁山先生文集

金仁山先生文集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卷之三

後學東湖董遵編輯

十八世孫律重梓

深衣小傳

深衣二袪縫齊倍要要縫半下短毋見膚長毋被土
袪當旁續衽鉤邊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袼之長短反
詘之及肘袪尺二寸制十有二幅齊如權衡負繩及
踝具父母太父母衣純以續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
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袷二寸帶下毋
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天子素帶朱裡終辟諸侯

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
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
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
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傳
曰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應規矩準繩權衡制十有
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
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
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
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
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

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外傳

深衣者先生燕暇深居之服也衣之朝者謂之朝服祭者謂之祭衣燕閒居之服則謂之深衣古者上衣下裳以爲服而連衣裳爲深衣完且便焉故有虞氏以爲燕衣三代用之周諸侯大夫士朝朝服而朝而深衣以夕庶人吉服之盛也周衰禮廢後世失之矣深衣之服製用布古者深衣之布十有五升則幅之縷凡千有二百今無之取其細者可也度用指尺稱

人體也有體有短長而指尺如之自然之數也不以指尺則度不應數長短不稱於體指尺之法各以其人左手中指直取之上下節文之間以其中之長爲寸之長曲取之屈其指兩節文之端度其中爲寸亦如之積寸十以爲尺衣全四幅幅之廣凡尺有八寸以布二幅中屈之不裁其腋其前幅領裾之邊餘二寸不屬於裳裳十有二幅以布六幅交裂之一殺而上一殺而下其端一廣一狹爲要上屬於衣而下廣爲齊衣全幅一則裳狹幅之三屬焉狹之度六寸積十有二則七尺有二寸廣之度尺有二寸積十有二

亦丈四尺有四寸此其大約也然衣前有領且前裾
疊而後裾展故裳之幅前廣于後則領後狹於前則
不餘幅邊之直合以爲製則其直應繩以袷之長爲
身之長古者上衣率二尺二寸裳如其人約餘四尺
故短不見膚長不被土袂屬于衣袼可以運肘袂之
本其經二尺有二寸今加之可也微廣而圓殺此爲
袂之徑尺有二寸行舉手而應規其長三尺有六寸
則反詘之及肘裳之兩旁連屬縫之前後之幅不殊
也謂之續紵右邊交而左左邊交而右左右交鈎謂
之鈎邊或曰幅之邊交鈎縫之則表裡如一也謂之

鈎邊衣領之交其袷如矩以抱方也帶下當髀則窘步上當脇則不容袷當腰圍之結於前重縹而下垂之爲紳紳者言其屈而重之也紳之長齊其裳用組五采約帶之結餘則垂之長齊其紳紳垂三尺則組之長六尺有三寸三寸以并紐約而垂各三尺與紳齊焉凡帶古者大夫四寸士二寸今皆博四寸古者士以下皆褫而今夾縫之古者天子以素而朱裏諸侯大夫以素士以練居士以錦弟子以縞而今以白繒其飾之也古者君朱緣大夫玄華士緇而今之色視純或飾以緇古之士帶也古者天子諸侯終褫之

大夫裨垂士下裨今有爵者通飾之古諸侯之帶也
無爵者飾其紳古大夫之帶也其長古者士三尺有
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而今與
裳齊禮從宜而有可以義起者也其純具父母大父
母以纁具父母以青領表裡皆二寸祛邊齊表裡皆
一寸有半今純以黑色之便也具慶者如古純可也
君子曰取義之多乎其惟深衣乎衣之全以象天也
裳之博也以象地也袷之矩也以正義也袂之規也
以容仁也背之純以中直也下齊之權衡以行平也
故深衣者規矩準繩之服也服其服必思蹈其理焉

是以君子清純以律天博厚以律地仁義以法規矩
直其政以法繩平其行以法權衡故詩曰服之無斁
又曰緇衣之宜兮小雅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此之
謂也

從曾祖曰九府君小傳

府君諱景文字唐佐邑之望雲鄉桐山人也少有大
志力學慕義不求聞達與配包氏竭誠事上甘旨親
承其大父患噎不療公殫篋實效流俗人之見裝佛
像虔禱而幸得瘳母病嘗侍床褥毀瘠骨立衣不解
帶者數月母哀則多方以致其樂怒則率妻跪而受

責晝夜不敢入私室必得其歡心而後已父忽患疽
外茄內瓜痛楚無奈法宜刀圭鍼砭公弗忍日以口
就吮其膿血惟齋禱祈天乞以身代父疾愈而公罹
恙經旬亦痊人以爲天祐孝子母塋廬其右夜見天
光下燭射墓五色爛然續廬父墳茹荼誦梵鳥鼠繞
聽幾傍無怖狀風電環四隣獨不入其舍境鄉人遇
旱曰旱毋苦金公禱必雨隨禱隨應時人謂之孝子
雨郡守李椿以公事狀聞詔依例存恤淳熙六年會
朝旨勸承義役公首割膏腴命子煒摠成之然人信
公者篤不踰月而事集郡守韓元吉更其鄉曰純孝

里爲循義云爰作小傳以脩他日輶軒之採

答葉敬之書

不相晤者脩二月餘室迩人遠懷思更切切也茲承
手教下問曰堯以天下與舜于舜則終陟元后矣如
丹朱之難爲情何予曰善哉問也蓋堯以天下爲心
者故視天下皆吾子也何親疎耶樂以天下與舜冀
以安天下也曾何擇于舜與丹朱耶又何丹朱之難
爲情耶是顧耶故曰堯之心天之心也孔子曰惟天
爲大惟堯則之蓋知堯之深者也曰至舜之禪禹或
者其踐堯之迹乎不屑堯獨豪其舉于天下後世乎

曰商均果勝禹耶則舜不免爲踐跡爲妒堯苟不如
禹則舜之心卽堯之心也堯視天下之人皆吾子則
舜視天下之人亦皆吾子也苟可以安天下者胥而
遷之矣曾何擇于禹與商均耶孔子曰重華協于帝
則堯與舜皆天矣曰然則先儒何以曰堯行天道以
治人舜行人道以奉天子曰善言天道者以人事是
故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行天道也則敬授人時者非
人道而何天與人一也舜敘百揆行人道也則烈風
雷雨勿迷者非天道而何人與天一也曰堯舜之禪
受則旣聞命矣若湯之放桀亦爲天下除殘虐也而

商人乃曰我后不惜我衆舍我穡事而割夏正人心
猶若有未歸者曰商人以穡事爲念一人之私心也
湯以正夏爲急天下之公心也湯以天下之公心伐
天下之同害猶不免有慚德於天下者遭天下之不
幸任天下之至疑而爲至難爲之事耳是心也惟仲
虺知之獨真故作誥以釋之首言天乃錫王勇智表
正萬邦次言夏王有罪帝用不臧是天意舍夏眷湯
湯可以仰無愧于天矣又言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攸徂之民相慶徯至是人心去夏而歸湯湯可以俯
無忤于人矣然湯之所以不寧如此者不忘戒惧之

心也故雖撫有天下猶誕告于四方惟恐獲戾于上
下凜凜然若墮于深淵由湯此言而觀之則人心之
難得更有甚于天意者在湯且然而況去湯萬萬者
乎曰湯之放桀有從而不然之者特有夏之細民耳
至于武王伐紂則伯夷叔齊乃古之賢人也亦嘗被
紂之虐者不先商人迎之則義矣何至叩馬而諫及
天下宗周耻不食其粟遂飢餓而死果不知紂之不
道烈于水火耶抑知而不欲民避之耶予曰武王將
天命易昏以明使四海之赤子脫陷穽而就枕席孔
子于數百載之後稱之曰盡美者悲商末之民窮也

夷齊生于其時目擊其流毒海內豈不知紂之當伐耶其心以爲臣之伐君道之甚逆者也君至紂固當伐臣至武王固可伐後有亂賊之臣借之以爲口實乃曰武王聖人也而伐紂當時無一人非之者則臣之伐君乃聖人所常行之事其于篡奪必多有之故於武王仗鉞之初夷齊叩馬陳諫所以明君臣之大分也至不從則又耻而去之必餓死不悔蓋志在殺身以弭後世之亂使後世之人皆曰武王伐商當也而夷齊猶非之况去武王萬萬者乎則所以如夷齊之非之者又當何如雖有篡奪之志必潛消而不敢

竊發矣夷齊之本心也初非真以武王爲非此商周
交代之大閑正易所謂革之時義大矣哉者前輩論
之固詳茲因敬之之問而更悉之冀敬之自得之復
申其說于同志之士愚意仍欲起堯終東周按書典
謨訓誥之辭作爲一書以補通鑑周威烈王以前一
編之缺志有在而筆猶未有下處敬之素相愛者故
承問奉答殊爲草草兼以鄙志相聞欲敬之爲我助
也

答趙知縣百里千乘說

孟子言公侯百里等制與周禮諸公封疆方五百里